

薯香牵起满坡金

杨亚伟

时序入秋，贾汪区江庄镇的风先沾了薯香。数千亩甘薯基地浸在丰收的暖意里，连片薯垄顺着缓坡一直铺向山脚，轻轻掀开深绿藤蔓，一捧捧带着湿泥的红皮黄心薯块露出来，连风里都飘着新薯的甜气。

村民们踩着泥在田埂上忙活，分拣、装筐的动作利落，笑声顺着垄沟往四下里飘散，每一声里都裹着实打实的欢喜。

趁着秋日晴好，我约上几位老友，来到江庄镇现代甘薯产业园，循着薯香走进徐薯薯业的种植基地，亲身邂逅一场泥土之上的丰收。

田埂边，刚从收获机旁直起身的老孙，抬手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鲜薯，声音洪亮：“今年的甘薯真是争气！我家那三亩地流转给了薯业公司，现在在基地打工，估摸着收入要比往年自己种地高出两成。”他脸上笑意藏不住，“在基地干活，跟着公司学了不少管护技术，看着这些甘薯长得匀实饱满，一年下来能多落不少钱。”

一旁忙着递筐的张嫂，手上活计不停，随口接过话茬：“可不是嘛。从前自家留种，品质参差不齐，拉到集市卖不上价。如今公司统一供苗、上门指导，收购车开到地头，还有保底价兜底，守在家门口就能把甘薯换成现钱。”不远处的晒场上，几位老农围在一起挑选甘薯，手里捧着圆润饱满的蜜薯，皱纹都跟着舒展开来，言语之间满是知足。

正说着，基地工作人员小李顺着田埂走过来。他裤脚上沾着泥，手里攥着刚掰下的薯藤，见到我们便

露出朴实的笑容，带着浓浓的乡音说：“走，我带你们到里面看看，这几年基地的变化，说来话长。”

顺着田垄往产业园深处走，小李打开了话匣子。说起这些年引进的新品种，他眼睛亮了起来：为改变当地甘薯品种单一、口感普通的状况，这些年先后引进了十多个优质新品种，蒸食、烤制、煮粥各有适配，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。栽培模式也在不断迭代，莱用甘薯产量成倍提升，农户收益跟着水涨船高。

“从最初几亩试验田摸爬滚打，到如今千亩标准化基地连片成势，我们在甘薯产业上扎扎实实走了二十年。”小李蹲下身，伸手翻开一垄藤蔓，露出底下圆润敦实的甘薯，目光里满是爱惜，“过去农户只卖鲜薯原料，价钱低、耗力气，年轻人大多往外走。我们就想着，甘薯不能只停留在初级售卖，得把完整的产业链建在家门口——从新品种引进、脱毒育苗、机械化种植，再到深加工开发产品，把产业价值留在乡村，让老百姓不用外出奔波，守着自家土地也能安稳增收。”

说话间，3000吨恒温仓储库敞开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刚采收的鲜薯顺着传送带缓缓入库，经过愈伤糖化之后，可以错峰上市，卖出更好价钱。旁边深加工车间里机器声轰鸣，4条休闲食品生产线有序运转，清洗、切削、蒸煮、烘烤一气呵成。刚刚下线的倒蒸地瓜干，还带着温热香甜，包装之后便发往全国各地市场。

曾经只作口粮的甘薯，在这里被做成薯条、薯片、地瓜干、杂粮粉、薯泥等几十类产品。原本一斤几毛钱的鲜薯，深加工后附加值成倍提升。小李告诉我们，近

期二期大健康食品生产线建成，全国首条甘薯茎叶青汁粉生产线落地投产，企业正从传统加工向大健康食品领域稳步转型。

中控室里，小李指着屏幕上一组组数据说，这些年基地依托50余项国家专利，把脱毒试管苗培育、工厂化育苗技术攥在手里，不仅建起1700多亩自有标准化基地，还通过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模式带动周边种植万余亩，年吸纳村民务工1300余人次。往日收薯，几个人忙活一天才收一亩；如今依靠机械化，短短几个小时便能完成，大大减轻了农民弯腰刨薯的繁重劳作。统一供苗、统一指导、统一保价收购，让薯农告别零散种植、靠天吃饭，种地心里越来越踏实。

世间万物，皆从泥土中生，厚道的土地，最懂回报耕耘者的付出。从前只是寻常农作物的甘薯，如今成为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金疙瘩。不少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拿到租金，还可以就地务工，一份土地，收获两份收入。丰收不再只是田地里的景象，而是真正落进了老百姓的钱袋里。

夕阳轻轻洒落在田野，一筐筐分拣完毕的甘薯整齐码放在地头，等待运往仓储车间。从春天埋下细嫩薯苗，到秋天收获满坡薯金，一季庄稼的生长，凝结着新农人的坚守，也饱含乡亲们的期盼。

小小的甘薯，牵起长长的产业链，也牵起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希望。深耕泥土，延伸链条，让传统农耕焕发崭新的生机。无言的沃土铭记每一滴汗水，勤劳的乡亲以耕耘托举明天。愿薯香满坡，日子长兴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游平之叩头谢恩后，将头上帕布解下扔在地上，起身来到秦苏蓝身后站定。其他众人眼见副使游平之已然改投白鹤门，于是都俯首叩头道：“参见掌门！”

秦苏蓝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你们都平身吧。”北斗帮众人谢恩后，纷纷将头上的帕布解下扔掉。

“吕大哥，你快去救救傻东方吧，求你了！”宗婉儿不知何时跑到吕思身后，焦急地恳求道。

吕思急忙问道：“东方兄弟怎么了，他在哪里？”

宗婉儿梨花带雨一般哭道：“他在那儿，求你一定要救活他。”说着指向东方长年。

吕思飞身来到东方长年身边，只见他眼睛紧闭，嘴角满是鲜血，急忙握住他的脉搏。

宗婉儿急道：“你能救活他吗？我知道你一定行的，郭小姐吃了鹤顶红你尚且能救。吕大哥，你回答我，他不会有事儿的，是吧！”

吕思没有回答宗婉儿的话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红色小瓶，拔开瓶塞后倒出一粒红色药丸，喂入东方长年口中。这才转向宗婉儿道：“东方兄弟心脏受损，好在损伤不是很严重。”

宗婉儿闻言大喜，抱住东方长年的头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死的！我知道的……”

吕思急忙阻止道：“快把手松开！他此时最忌晃动，我刚给他服下自制的六气补心丸，他只需静养一个时辰就会苏醒过来，但是在此期间绝对不可受到惊扰！”宗婉儿问道：“难道要他躺在地上吗？”

吕思道：“那倒不必。”向秦苏蓝道：“请秦掌门派人将东方兄弟抬到屋中床上。”秦苏蓝吩咐两名门下将东方长年抬入就近的房屋中。

马堂堂主飞奔而来禀报道：“禀掌门，八丈哥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”秦苏蓝命令道：“此地四周皆是旷野，谅他也逃不远，马、羊、猴、鸡四堂堂主，你们带上部属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追击，务必将他擒住。”“遵命！”四位堂主开始组织各自人马准备追击。

秦苏蓝又吩咐道：“狗堂堂主留守，林晓、林雪分别帮助马、羊二位堂主向东西方向追击，记住拖住他即可，此人武功甚高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发现后速命

人报我。”林氏姊妹领命后，秦苏蓝瞧向吕思道：“公子与我分别向南北追击如何？”

吕思向四周瞧了瞧道：“我认为八丈哥并未跑远，如果分兵追击只会增加八丈哥逃跑的机会。”

秦苏蓝问道：“你怎知道他没有逃跑？”吕思微笑道：“秦掌门应该知道八丈哥还有一个绰号吧。”

秦苏蓝凝目道：“是杀破星。玉郎君有何高见？”

吕思瞧向她道：“杀破星是北斗第七星，是军队中的敢死队、以争锋破坏为目的，从不考虑自身之危险，为达目的损兵折将，在所不惜。北斗仙尊将七大长老分别赐予七星之名绝非偶然，因此在下断定八丈哥非但不会逃跑，而且还会等待时机偷袭我们。”

吕思瞧向她道：“杀破星是北斗第七星，是军队中的敢死队、以争锋破坏为目的，从不考虑自身之危险，为达目的损兵折将，在所不惜。北斗仙尊将七大长老分别赐予七星之名绝非偶然，因此在下断定八丈哥非但不会逃跑，而且还会等待时机偷袭我们。”

吕思的分析，让秦苏蓝听得心中渐感冰冷，她只觉得眼前这少年太过强大，强大到足以让她窒息。秦苏蓝在想：“倘若吕思与我为敌，我将如何应对？”

吕思见秦苏蓝眼神闪烁不定，以为她并不认可自己的观点，于是问道：“不知秦掌门有何良策？”

秦苏蓝回过神来赞道：“玉郎君当真是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！我这就命人仔细搜索。”向林氏姊妹以及各堂堂主道：“你们不必分兵追击了，八丈哥必在此地，你们就算掘地三尺也要将他找出来。”

硕鼠居无定等人答应后，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在周边搜寻起来。吕思正与秦苏蓝向四周打量时，突听伙房处传出两声惨叫，二人齐声叫道：“不好！”随即双双施展轻功向伙房飞奔而去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年轻的“老友”

高晨焜

暑假回家，头一件事便是找老同学打篮球。

群里的消息早就炸开了锅，七嘴八舌地定时间、定场地，吵吵闹闹的，跟高中时候一模一样。这帮家伙，一年不见，还是那个德行。

约的是下午3点，我到球场时，阿杰已经在练习投三分了。他还是那么瘦，但晒得更黑了，远看像根竹竿戳在那儿。“嗨！”他冲我喊了一声，球顺势抛了过来。我接住随手一投，没进。他哈哈大笑：“退步了啊！”

人陆陆续续到齐了：大胖又圆了一圈；小陈戴上了眼镜，斯文了许多；老李剪了个寸头，精神得很。我们分成两队对阵，球场上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那种感觉，好像又回到了高三那年，趁着课间十分钟，也要冲到球场挥洒汗水的日子。

打完球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我们找了家路边大排档，冰啤酒的杯子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。夜风吹过，带着烧烤摊的烟火气，也带着久违的自在。

“你们在学校怎么样？”有人起了个头。话匣子一打开，就收不住了。阿杰说他加入了学生会，忙得脚不沾地；大胖抱怨高数太难，期末差点挂了科；老李则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慢慢说起他父亲病了，这学期边上学校打工，好歹撑过来了。我们都沉默了，酒杯举起来碰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

后来不知是谁提起了高中的事。说起那次月考全班考砸了集体被训话，说起运动会上的接力赛，说起某个同学上课时偷偷看小说被抓了个正着……一件件小事，当时稀松平常，现在回想起来却都闪着光。

“你们还记得吗？”这句话，成了那晚说得最多的一句。记得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慢，可现在真的长大了，却又开始怀念那段时光。

夜深了，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。老板开始收拾桌椅，我们也该散了。站在路口，说着“下次再聚”。

回家的路上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群里发来的照片——我们几个勾肩搭背地站在球场边上，满脸是汗，笑得没心没肺。我把照片保存下来，设成了聊天背景。

这个夏天，因为这一场球、一顿饭、一群人，变得格外值得纪念。